

国民阅读经典

全译本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高莉娟 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guomin
yuedu
jingdian*

国民阅读经典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高莉娟 译

呼啸山庄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 / (英) 勃朗特著; 高莉娟译.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71-1100-9

I. ①呼… II. ①勃…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3948号

责任编辑: 朱世滋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s.cn
E-mail: zgysc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1.75 印张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20.00元 ISBN 978-7-5171-1100-9

译者序

艾米莉·勃朗特是英国 19 世纪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她与姐姐——《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以及妹妹——《爱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勃朗特并称为“勃朗特三姐妹”。相比于姐姐夏洛蒂的文风，艾米莉的《呼啸山庄》要有更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一个爱情和复仇的故事。《呼啸山庄》通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叙述了恩肖和林顿两家两代人的感情纠葛。

小说以女管家埃伦·迪思的口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呼啸山庄的主人——乡绅恩肖先生带回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孩子，取名希思克利夫，恩肖先生对希思克利夫的宠爱引起了儿子欣德利的强烈嫉妒。主人死后，欣德利为报复希思克利夫，将他贬为奴仆，并百般迫害，可是恩肖的女儿凯瑟琳跟希思克利夫亲密无间，青梅竹马，他们相恋了。然而，后来凯瑟琳却嫁给了画眉田庄的文静青年埃德加·林顿。

希思克利夫悲痛欲绝之下选择出走，三年后致富回乡，凯瑟琳已嫁埃德加·林顿，却并不幸福。希思克利夫为此进行疯狂地报复，通过设计赌博夺走了欣德利的家财。欣德利本人酒醉而死，儿子哈顿成了奴仆。希思克利夫还故意娶了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并对其迫害。内心痛苦不堪的凯瑟琳死去，临终前却紧紧抓住希思克利夫不放。

十年后，希思克利夫又施计使埃德加·林顿的女儿小凯瑟琳嫁给

了自己即将死去的儿子小林顿。埃德加·林顿和小林顿都死了，希思克利夫最终把埃德加家的财产也据为己有。虽然复仇得逞了，但是他无法从对死去的凯瑟琳的恋情中解脱出来，最终不吃不喝而死。小凯瑟琳和哈顿继承了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产业，两人终于相爱，去画眉田庄安了家。

复仇是怀念的另一种方式，因为仇恨正是源于对深爱之物的极度失望。希思克利夫歇斯底里的复仇姿态也许怪异，却无法不令人心生怜悯。对于自幼经受磨难的他来说，不难想象，凯瑟琳是他生命里唯一值得期盼的美好，也是他在感受到不多的亲情之后所能找到的更重要的情感寄托。当凯瑟琳选择离开他，嫁给另一个当时相对于他要优秀富裕得多的人时，希思克利夫终于崩溃了。可以想象，那几年他一定是咬着牙苦干，才为自己赚到了在旧爱面前张扬的底气。

可是当你以伤害最爱的人为目的时，即使目的达到，又有什么意义呢？希思克利夫的内心被空虚和悔恨占领，他既得意于自己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又为心中的忧伤而迷茫，他失魂落魄，俨然已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最后，曾经的纠葛、仇恨和报复，都化为了三座冰冷的石碑。在爱与恨的选择中，希思克利夫不是悲剧人物；但不难想象，当他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与对凯瑟琳的向往时，他是多么的痛苦。当然但最后的他是幸福的——当他笑着死去时——他也应该由恨而得到了解脱。其实从希思克利夫的角度来说，死亡更像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殉情。他伤害了自己所爱的人，也被这种伤害危及自身。但最真诚的是他对凯瑟琳生死不渝的爱，一种生不能同衾、死也求同穴的爱的追求。而希思克利夫临死前放弃了在下一代身上报复的念头，表明他的天性本来是善良的，只是由于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天性，迫使他变得暴虐无情。最后的人性复苏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闪耀着作者人道主义的

理想。

在小说中，作者的全部心血凝聚在希思克利夫形象的刻画上，她在这里寄托了自己的全部愤慨、同情和理想。这个被剥夺了人间温暖的弃儿在实际生活中培养了强烈的憎恶，欣德利的皮鞭使他尝到了人生的残酷，也教会他懂得忍气吞声的屈服无法改变自己受辱的命运。他选择了反抗。凯瑟琳曾经是他忠实的伙伴，他俩在共同的反抗中萌发了真挚的爱情。然而，凯瑟琳最后却背叛了希思克利夫，嫁给了埃德加·林顿。这是她自己在“人间的爱”和“超人间的爱”之间的徘徊和选择。凯瑟琳的背叛及其婚后悲苦的命运，是全书最重大的转折点。凯瑟琳一死，希思克利夫一腔仇恨火山般迸发出来，成了疯狂的复仇动力。希思克利夫的目的达到了，他不仅让欣德利和埃德加凄苦死去，独霸了两家庄园的产业，还让他们平白无辜的下一代也饱尝了苦果。这种疯狂的报仇泄恨，悖于常理，但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恨，是爱的异化”。在女作家心中，对立的爱和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希思克利夫对整个人类的憎恨来自他的爱。而“爱”，是“恨”的归附。因此，爱和恨是互相对立的，又是彼此统一的。

《呼啸山庄》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了被这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及其造成的种种恐怖的事件。该书自出版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遭到评论界的猛烈谴责，一直不被世人所理解，是一部“奥秘莫测”的“怪书”。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发现，艾米莉远远走在人们前面。原因在于它一反同时代作品普遍存在的伤感主义情调，而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取代了低沉的伤感和忧郁。它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25
第四章	45
第五章	57
第六章	63
第七章	74
第八章	92
第九章	108
第十章	134
第十一章	162
第十二章	176
第十三章	191
第十四章	202
第十五章	210
第十六章	219
第十七章	224

第十八章	241
第十九章	251
第二十章	256
第二十一章	262
第二十二章	277
第二十三章	283
第二十四章	292
第二十五章	301
第二十六章	304
第二十七章	308
第二十八章	317
第二十九章	322
第三十章	326
第三十一章	331
第三十二章	335
第三十三章	345
第三十四章	354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的一天，我刚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回来——就是那个将要给我惹麻烦的孤独的邻居。这一带的乡间风景可真是美不胜收啊！在整个英格兰境内，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还能找到这样远离喧嚣的地方，简直像是世外桃源，而希思克利夫和我正是分享这荒凉景色的如此合适的一对。当我骑着马走上前时，看见他用猜忌的眼光瞄着我。而在我说出自己姓名时，他把手指深深地藏到背心袋里，完全一副不信任我的样子。刹那间，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但他根本未察觉到，我对他充满了何等的热忱。

“希思克利夫先生吗？”我说。

他点了一下头回答了我。

“先生，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我一到这儿就马上冒昧地向您表示敬意了。希望我坚持要租画眉田庄没有让您感觉到麻烦。昨天我听说，您想……”

“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先生。”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愣了一下，“只要我可以阻止，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给我造成麻烦，进来！”

这一声“进来”是他咬着牙说出来的，表示的是“见鬼”的意思。甚至连他靠着的那扇大门也没有对这句许诺表现出同情。我想正是因为此情此景决定我接受这样的邀请：我对一个似乎比我更怪僻的

人颇感兴趣。

他看见我的马胸部就要碰到栅栏了，才伸手去解开了门链，然后他忧郁地领我走上石路，当我们到了院子里时，他就大叫着：

“约瑟夫，去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顺便拿点酒来！”

“我想他全家应该只有他一个人吧，”那句双重命令让我产生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怪不得石板缝间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草，而且只有那头老牛代替他们修剪篱笆。”

约瑟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简直是个老头——也许比想象的还老，虽然他看起来显得很健壮结实。

“求主保佑我们。”他顺手接过我牵着的那匹马时，别别扭扭地低声自言自语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同时又用愤怒的眼神盯着我的脸，使我善意地揣度他一定迫切需要神的力量来帮助他才能彻底消化他的饭食，而他那脱口而出的虔诚的祷告和我没有预兆的造访并没有密切的联系。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的住宅的名称。“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形容这地方在有风暴的恶劣天气里所能承受的气体的压力及其令人不安的骚动。的确，他们身处的这一片土地一定是一年四季空气明净，清新爽朗，让人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特别是房屋那头几棵矮小的松树过度的倾斜，像是老婆婆直不起的腰似的。还有那一排排非常瘦削的荆棘全都朝向同一个方向伸展枝条，像孩子一样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就可以猜想到英格兰的北风呼呼吹过的巨大威力了。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建房子时把房子盖得相当地结实：看那窄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白白的墙壁里，好像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墙角还有大块凸出的石头静静地防护着。

在跨进门槛之前，我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观赏了一下整个房子的轮廓。在房子的前脸上的大肆装点的那些让人感觉奇形怪状的雕饰，

尤其是正门周围，除了许多残破不堪的小怪兽和一个不知羞愧的小男孩之外，我还发现了“1500”年和“哈顿·恩肖”的名字。看到那些情景之后，出于好奇，我本想说一两句话，向这倨傲无礼的主人请教这地方的简短历史，但是从他站在门口的那副姿态，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就像是在暗示我，要不赶快进去，要不就干脆离开。而我在准备参观内部之前并不想无缘无故地增加他的不耐烦。

没有经过任何穿堂过道，我们径直走进了这家的起居间：他们颇有见地地干脆把这里叫作“堂屋”。一般所谓的堂屋就是把厨房和大厅都包括在其中的，但是在呼啸山庄里，不同寻常的是厨房被挤到另一个角落里去了。至少我还听得出在房子的尽头有人咕咕啾啾地在说些什么话，还有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响声，显得异常的清脆。而且在那边的大壁炉里面我也没看出明显烧煮食物或烘烤食物的痕迹，甚至墙壁上也没有铜锅和锡滤锅之类的有关厨房用具在闪闪发光。倒是屋子的另一头，在一个大橡木橱柜上摆放着一叠叠的白盘子以及一些闪闪的银壶和银杯，一排排，垒得高高的直到屋顶。的确，它们发出的光线和热气映照得房子灿烂无比。橱柜从来没有上过漆，它的整个构造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的隐藏。只是其中一处，被摆满了麦饼、牛羊腿和火腿之类的木架完全遮盖住了。另外壁炉台上还放着一些杂七杂八的老式的特别难看的枪，还有一对马枪，而且，为了美观，壁炉架上一溜摆放了三个涂得眼花缭乱的茶叶桶。房子地面是由平滑的白石铺砌而成的；摆放的椅子是高背的，非常老式的结构，涂着绿色；还有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藏在暗处。橱柜下面的圆拱里，躺着一条猪肝色、短毛的大母猎狗，一窝唧唧叫着的小狗围着它，还有些其他的狗在别的空地徘徊。

如果这间屋子和里面的家具属于一个平凡质朴的北方农民，他有着顽强有面貌，以及穿短裤和绑腿套挺方便的精壮的腿，那倒没有什

么稀奇的。这样的一个人，坐在他的扶手椅上，一大杯啤酒摆在面前的圆桌上冒着白沫。只要你在饭后适当的时间，在这山中方圆五六英里区域内走一趟，总可以看到的，这是再普遍不过的事。但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却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首先，他看起来像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在衣着和风度方面却又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乡绅那样的绅士，也许他看起来有点邈邈，可是还远不至于使人感觉不得体，这归功于他有一个相当挺拔、漂亮的身材比例，而且他那郁郁寡欢的神情，让人充满了期待。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是因缺乏某种程度的教养而傲慢无礼，但我不如此认为，我对他心生一丝同情，认为他并不是这类人。我凭着直觉认为他的冷淡完全是由于对人和人之间矫揉造作的虚伪十分厌恶，他是个超凡脱俗的人。对于爱或是恨，他都深藏不露，让人捉摸不透。至于他被人爱或恨，他多半认为这是鲁莽的。不，我这样茫然地下结论可能太早了，毕竟我对他还不够了解，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强扣在他的头上。当希思克利夫先生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时，便不由自主地把手藏起来，让人很不解。而这会我也这样做的理由与他有所不同，或许我也是一个与常人不同的人吧！但愿我这所谓的天性可以称得上是特别的吧！在我儿时，我亲爱的母亲常说，我不会像其他平凡人那样拥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对于这一点，直到去年夏天我才渐渐证实了自己真的完全没有资格拥有那样一个家。

当时，我正在海边享受着一个月天气最好的时候，无意间认识了一个非常迷人的姑娘——在她还没有对我中意那阵儿，她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位不可侵犯的女神。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爱意对她表达出来。可是，如果神色可以传情的话，我感觉就连傻子也能猜得出来我在没命地爱着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她懂得了我的那点心思，就善意地回送了我一个爱的秋波——要多甜美就有多甜美的一泓秋水。我的荷尔

蒙马上剧烈上升，我该怎么办呢？我低下了头，觉着脸上火辣辣的，羞愧地招认了——我冷冰冰地退缩，哆哆嗦嗦地像个蜗牛似的。她越是看我，我就退缩得越远，好像她能够把我吃了似的。直到最后这可怜的天真的孩子不得不怀疑她自己当时的感觉，她突然对自己的感觉起了疑心，为自己闹下的误会感到不胜惶恐，竟然退缩到她妈妈的身后悄悄地溜了。这件事之后，由于我极其古怪的举止，让我因此得了个冷酷无情的名声。基于这些，只有我自己才能够亲身体会，我有多么冤枉。

当我在炉边的椅子上坐下时，我的房东就坐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我们都相对无言，为了不冷场，我壮着胆子伸手去摸了摸那条躺着的大母狗。随后它离开那窝生机勃勃的崽子，突然它充满凶狠的目光偷偷地溜到我的腿后面，龇牙咧嘴地，白牙上馋涎欲滴，感觉像是要把我一口吃了似的，我哆嗦了一下，随后它从嗓子里发出一长串的咆哮，像是在警告我什么。

“不想活了？你没事最好别理这只狗！”希思克利夫先生以同样的音调向我咆哮着，接着转向了那条狗，重重地跺了一下它的脚来警告它，意思是让它安静一点。随后他又对我说：“长期生活在这里，它是不习惯受人如此娇惯的——它不是被当作宠物来养的。”接着，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迈着大步走到一个边门，又朝外大声叫喊：“约瑟夫……”

只听见约瑟夫在地窖的深处隐隐约约地咕哝了两句，不知在讲些什么。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要上来的样子。因此他的主人走出了屋子，朝着地窖的方向去找他，而屋子里只留下我和那凶暴的母狗还有一对表情相当狰狞的蓬毛牧羊犬面面相觑。这情景好像一部冒险的戏剧一样，主人公被困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此时此刻，这对狗同那母狗正一起对我的一举一动提防着，监视着，生怕

我会有什么举动对它们产生威胁。屋子里静悄悄的，就算掉了一根针都能听得十分清楚。我静静地坐着，并不想和犬牙打交道。随后，出于无聊，我就对这三条狗挤眉弄眼做起了鬼脸。鬼脸突然激怒了其中的狗夫人，它忽然暴怒，猛地一跃，跳上我的膝盖。我惊慌失措地把它一下扔了回去，又急忙把那张桌子拼命地拉了过来，挡在我们中间，感觉这样对彼此的安全都有保障。但是这一举动惹起了公愤，六只大小不同、年龄不一的带有四只脚爪的恶魔，从它们的藏身之处一下跳了出来，这让我感到手足无措。我觉得我的脚跟和衣边是它们进行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一面奋力地用火钳来挡开那个较大的斗士，一面又不得不向屋外的人大声求援，希望这家里的什么人能出现，让我脱离魔掌。

这时，我突然听到希思克利夫正在和他的仆人迈着极其烦躁的懒洋洋的脚步，爬上了地窖的梯阶。我觉得他们和平常一样，迈着沉重的步伐，丝毫没有加快一秒钟，即使是炉边已经被撕咬和狂吠闹得大乱，也无动于衷。不过幸亏厨房里有人快步地走来：一个极其健壮的女人，只见她卷着衣裙，光着粗壮的胳膊，两颊火红，像两个小火轮。抡着拳头冲到我们身边——这个武器和她的吼声一样见效，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只狗就平静了下来，简直就像变了一场魔术。等她的主人出现时，虽然都已平息，但是它依然像风暴过后却还在起伏的海洋一般，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带着斥责的语气向我喊道。在我受到了这样失礼的怠慢之后，他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同情，还这样对待我，一下子使我难以忍受。

“是啊，我真是活见鬼了，大白天遇上这样的事。”我嘀咕着，“先生，就是那群被魔鬼附体的猪也不会像这些想要吃人的畜生这样凶神恶煞。与其这样，您倒不如把一个活生生的客人丢给一群凶猛的

老虎的好，这样更干净利落，不是吗？”

“您先别着急，对于什么都不碰的人，一般而言它们是不会多事的。”他平静地说，然后把酒瓶放在我面前，算是给我压惊，随后又把搬开的桌子回归到原位。

“当有人对它造成威胁时，它应该警觉的。别生气，喝杯酒吗？”

“不，我一般不喝酒，谢谢您。”

“看您这样应该没被咬着吧？”

“那是必须的啊，我要是给咬着了，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早就给那咬人的畜生打上戳子了，让它们也体会一下什么是痛苦。”我一脸委屈地抱怨着。

而此时，希思克利夫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好啦，好啦，您消消气！”他说，“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大概是慌了神了，洛克伍德先生。”随后递给我一杯酒，“喏，喝点酒压压惊吧！一般情况下，这所房子里来的客人非常少，只有我和我的狗相依为命。所以我得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大知道该怎么接待客人。对于这些不便，请您原谅！先生，祝你健康！”

我向他鞠了一躬，并且回敬了他。对于希思克利夫对我的安慰，我开始觉得自己竟然为了一群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生闷气，真是十分愚蠢的行为！我可真是太傻了。此外，对于希思克利夫，我也不愿意让这个家伙看着我幸灾乐祸，而对我产生一系列心理的攻击，因为我怀疑他肯定会这么做。

也许他也已察觉到，这些事可能会愚蠢地得罪一个好房客，所以他改变了对我的态度，说话不再像以前那么生硬了。突然他转移了话题，提起了他以为我会有兴趣的话头——谈到我目前住处的优缺点，我们侃侃而谈，之前的事情完全被我抛到了脑后。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对我们所触及的话题，是非常精明、有分寸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

我准备动身回家之前，一系列情绪都烟消云散了，我居然兴致勃勃，并且还提出明天再来拜访。

对于今天所发生的事，他显然并不愿我再来打搅，以免再生出一些不必要的事端。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去。此时我突然觉得，同他一比我居然如此爱好交际！真是让人不敢相信，太惊呆了！

第二章

昨天下午这儿的气候雾气重重，伸手不见五指，天气也异常的寒冷。作为外来人的我实在没有什么兴致出去了。于是我想今天就在书房炉边消磨一下午算了，我不想冒着寒冷踩着杂草污泥跑到呼啸山庄去了，再说，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但出乎意料的是，吃过午饭（请注意：我一般在十二点与一点钟之间吃午饭，而这所房子的附属物的管家婆——一位慈祥的太太却不能这样做，或者根本不愿理解我请求在五点钟开饭^①的用意），我怀着这个懒惰的想法上了楼，当我迈进屋子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仆正跪在地上，旁边摆着扫帚和煤斗。我注视了一会儿才发现她正在用一堆堆煤渣封火，搞得一片弥漫的灰尘在漫天起舞，这景象让我立刻转身回来。于是我拿起了帽子往外走，大概走了四里路，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希思克利夫的花园门口，万幸的是，刚好躲过了今年初降的一场鹅毛大雪，心中窃喜。

在这荒凉的小山包上，四周光秃秃的，唯有泥土因结着黑霜而变得生硬，而此时寒气也侵入骨髓。面对这样的天气，我费了好大力气

^① 不同地区和阶级用正餐的时间不同，伦敦人普遍比乡下人晚，而此处的管家却按照当地习惯开饭。